

蒲扇轻摇的盛夏

■陈赫

月季花像一个穿着粉红色衣裙的少女,在绿叶中翩翩起舞;门前那几棵老杨树,长满了绿色,像一把撑开的绿绒大伞。时间好似定格,静静地停留在这片时光里,一切都那么恍惚。关于盛夏的故事,它们都在讲着自己的语言。而我记忆里最美的盛夏,则是那些蒲扇轻摇的旧时光。

在儿时的盛夏里,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,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河里的水烫手,地里的土冒烟。空调还是一个很遥远的物种,就连电扇都是不多见的存在,而这时的蒲扇则是绝对的主角。

蒲葵扇俗称蒲扇,质轻,价廉,是中国应用最为普及的扇子,亦称“葵扇”。它制作简易,都是直接取天然蒲葵叶,裁成圆形,外围有用竹条固定的,也有缝上布边的,细闻起来有股类似于麦秸和青草的味道,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。炎夏可用来扇风,得一份清凉。

非常故事

成长

■张泽宏

“老公,放暑假了,儿子整天呆在家里玩游戏,咋办呀?”妻子说。

我脱口而出:“从明日起,让他和我一起

去卖西瓜吧!卖一个西瓜给他提成5毛钱!”

“太棒啦!我可以凭劳动挣钱买冰激凌了。”儿子高兴地说。

卖了几天西瓜,儿子虽说晒黑了点儿,但身体结实了,心情开朗了。

这天,隔壁的黄老太蹒跚地走到我的摊位说:“我买半个西瓜,卖吗?”

我抢先说:“行,10元钱。”

“嘿!还是咱邻居好。”黄老太接过半块西瓜高兴地走了。

“爸,你欺负人!半个西瓜卖整个西瓜的价。”儿子满脸不悦。

“剩下的半个西瓜,卖不掉也浪费了啊!”我为自己狡辩。

“不会浪费的。我一个同学正好要买半个西瓜,我给他送过去,这是他给的钱,你还给黄奶奶。”儿子掏出5元钱给我。

我发现这5元钱上有个划痕,是我昨天给他卖10个西瓜的提成。

我对妻子说:“有人打电话要一个西瓜,我先送过去,你留着看摊位吧。”

我骑着电瓶车把一个西瓜送到黄老太家,说:“我忘了告诉您,我们今天做活动,买10元钱的西瓜送一个小西瓜。”

黄老太眉开眼笑:“是吗?你还给我送来了,真是太好了。”

我说:“您一个人,开个西瓜容易浪费,这个小西瓜,正好给您吃一天。”

我刚迈出黄老太的门,看到提着半个西瓜的儿子,他显然听到了我刚才说的话,他说:“对不起,爸,我刚才态度不好。对了,我同学不在家,我把这半个西瓜带回来了!”

“你的钱还给你。这半个西瓜咱们自己吃。”我又把那5元钱给了儿子。

晚上,我对妻子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,说:“咱儿子善良,我不能让他看到狡诈。”

“这个夏天,你们都在成长!”妻子点赞。

那时候,奶奶还尚在人世,到了伏天的时候,她才会把蒲扇拿出来。一遍又一遍地擦拭,直到确认干净如新后才会使用。

漫长的夜晚,一声又一声的蝉鸣充斥着耳朵,一股又一股的热浪躁动着身体,我在辗转反侧的梦境与现实之中来回挣扎。每每这时,都会有一股凉风安抚着我,我知道,那就是奶奶用蒲扇扇来的。

奶奶的一把蒲扇会从黄昏一直摇到深夜,很轻很轻。她总是生怕稍微大一点的声音,就会搅碎我的睡意。那把土黄色的蒲扇承载了太多的流年,它的柄由于长时间的把握,变得圆润而有光泽。扇面边缘有的地方破损了,顺着扇面的纹路开了裂,丝丝缕缕,毛毛糙糙的,像极了松树针,也记录了奶奶对我的疼爱。

农村的夏夜,总是非常漆黑,但是繁星又是那么的闪耀。每天吃完晚饭后,大

母亲的丝瓜

■刘敬胜



母亲生前,每年都会院墙边栽种些丝瓜。有时一两棵,有时多些,棵数不固定,随自己的心意。不像别的人家,对丝瓜不闻不问,母亲的目光常常会停留在丝瓜秧上,看到打蔫了,就会浇一下。过一段时间,就给丝瓜施点发酵好的粪肥。因此我家的丝瓜秧子旺,丝瓜结得多。

丝瓜炒鸡蛋是母亲的拿手菜。想吃丝瓜,或者来了客人,母亲都会让我从鸡窝里掏出一两个鸡蛋,她从院墙上摘三两根丝瓜,刮掉青绿的皮,把白色的、软软的丝瓜切成片,或者小块。点上火,熬热豆油,放入打好的鸡蛋,鸡蛋金黄时,放点葱花,随后加入丝瓜,翻炒熟了,再加盐盐和醋。吃起来,丝瓜柔滑可口,鸡蛋带着一丝丝的大自然的清爽气息,滋润了小时候的贫瘠味蕾。

参加工作后,我有一段时间住在县城,经常和朋友一起聚餐,肉山酒海,体重像施了魔法,以每年5公斤的速度往上递增,血糖也随着升高。检查后我得知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,需要改变之前的饮食习惯,医生建议多吃丝瓜、苦瓜、菠菜之类的青菜。母亲知

人们会各自拿着一把蒲扇,到街上聚集聊天,小孩子们则跟在后面。那时候,没有电视,没有可乐,没有网络,没有电子游戏,我们用最原始的快乐,抵消着最炎热的天气。我们听着父母们讲的故事,畅游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。我们乘着蒲扇的清风,就能够直上高高的青云。那时候真好啊,一把蒲扇、一个西瓜,就度过了整个炎炎夏日。

奶奶说过:“蒲扇扇风是有讲究的,绝不可以冲着头扇,否则是要着凉的。”直到多年以后,有一天吹空调的时候,那风口直冲着我的身体,凉意钻心,我忽然就想到了奶奶的话。原来她说过的话,早就扎根在了我的心底,只是她已经去了天堂很久,很久。

如果可以,我多想回到那些蒲扇轻摇的盛夏里,再喊一声“奶奶”,再感受一次她那蒲扇里的凉风。任时光悠悠,在那一摇一摇之间,它永远是我记忆里最美的风景!

生活手记

道了,就多种了好几棵丝瓜,每周让父亲骑车给我送来一大包嫩嫩的丝瓜,或者让我抽空回家摘,还叮嘱我一定要吃,要不她会生气的。

有一次,我下班回到住的地方,母亲正站在门口,身边有一个袋子,装满了满满的丝瓜。看着汗流浹背的年迈的母亲,我不知道在炎热的三伏天,烈日炎炎下,她是如何蹬着三轮车走了十几里路来到这里的。

冬天,丝瓜被寒霜冷冻了,被寒风吹干了。浓密和宽大的叶屈服于冬的淫威,偶尔几只漏网的丝瓜显露了行迹,悬挂在墙头或者藤架上,有点像英勇就义的战士,威风凛凛。母亲把风干的丝瓜摘下来,去掉皮,敲掉黑色的籽,集中起来装到篮子里,送给我几个,就有了可以刷锅碗瓢盆的刷子。

我经常看齐白石老人画的丝瓜。叶,浓墨重彩;藤,蜿蜒曲折;花,黄得鲜艳。丝瓜,两头胖,中间瘦,勾画了,却充满生机。尤其再加入一两只蚂蚱、蜻蜓、蜜蜂等草虫,更增添了一丝田园的风景和无限的趣味。每次看,都如见其形,如闻其声,仿佛关于母亲的记忆又鲜活了。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63073072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百姓茶坊

捉知了猴

■吕宏友

能找到知了猴,就意味着盛夏到了。我说的“知了猴”,就是蝉的幼虫。

农家小院内,一场大雨把地面冲刷得干干净净。临近傍晚,就蹲在地上,耐心地看,就看到某一处露出一个洞,与其说是“洞”,不如说是“针眼儿”,那么小。稍后,洞口又会大一点儿,像一粒芝麻那么大!倏忽间,从洞口探出一丝像树叶的细茎般的東西,动了动,很小心的样子,仿若螃蟹或者螳螂钳子的锯齿。孩子们就会兴奋地拍着手,跳着喊:知了猴!

那个大声喊叫的,就是我。这时候,身边的姐姐就会用力扒拉一下我的胳膊,剜一眼。姐姐告诉我:知了猴胆儿小,你一叫,就吓回去,不出来了。我就乖乖地轻轻趴在地上,看着那个小洞越来越大,知了猴锯齿般的前爪探出来,又缩进去,反复试探几次,洞就榆钱大小了。等它探出头来,我上前用手一掐,知了猴就出来了,地上留下个几厘米深的圆洞。这样的圆洞越来越多,土院子就像一块儿被烟头烫得满是窟窿的土黄布啦!

这时候,满天空都响着蝉的鸣叫。捉知了猴成了村里人消暑纳凉的娱乐项目。夜幕降临,总有大人和孩子,举着手电筒或围灯,在树下捉知了猴。看到树上有个黑疙瘩在蠕动,上去一掐,保准就是知了猴。赶上运气好,捉得多,能捉到几十个,小布兜装得满满的,拿到家里,洗干净,拿盐腌上,第二天炒着吃。如果捉得少,一两个而已,拿到家里,放在窗棂上。第二天一早,就被知了声吵醒。睁眼看时,在房梁上趴着一只黑色的蝉,高声叫着。窗棂上,只剩了一个知了皮儿——蝉蜕。

小时候,我总觉得,这么捉知了猴,会不会把知了猴捉干净了,夏天再也听不到蝉叫了?几十年后,夏天来,蝉就来,从没耽误,而且蝉鸣密得从树荫间泻下,比树荫还葱郁。看来,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啦。

时隔多年,我从农村来到城市,柏油路把地面糊得严严实实,钢筋水泥的楼群把天空挤得风烟不透,但是依然挡不住蝉鸣悠扬。入夜,我在甬道和小公园的树林和灌木丛中,寻觅知了猴的踪迹,竟然找到了三五个!远处灯光和人影晃动,拿手机的,提着探照灯的,竟然这么多人在寻觅着知了猴的行踪!我竟然又担心起知了的处境啦。

我听着头顶密密的蝉声,忽然就为自己的幼稚笑了。非洲大草原角马迁徙,要穿过马哈拉河,河里密布着成群的鳄鱼,但是,鳄鱼群终也没能咬断几十公里的角马队伍。这与人类捉知了猴有何不同!相对于数不清的知了猴,我们捉到的寥若残星,太微不足道了。

我把捉来的知了猴放在屋子里,任其爬来爬去。它爬到哪里,觉得好,就在哪里停息吧,终归是一场蜕变的旅程。深夜,知了猴脊背拱着,仿若一道山梁裂开了一道缝,流出的不是闪电,是蝉。今晚爬行缓慢的知了猴,明天就是在枝头高歌的金蝉了。

我捉住了知了猴,终没能捉住它身体里藏着的歌声。

【自强】

总有一天,你会明白:你的委屈要自己消化,你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;真正理解你的没有几个,大多数人只会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;你能做的就是把秘密藏起来,然后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强大!

——189xxxx8713

【游园】

闲听蛙鸣河水旁,一轮明月照花廊。百态雄狮添情趣,沿着曲径寻隋唐。——杨国兴

【努力】

努力才能找到方向、方法,至少能够让自己变得真正优秀起来。只有站在足够的高度上,才会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利,也有可能引导生活向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。

——187xxxx9856